



石川
鴻齋
訓點

左傳輯釋

二十

□ 12
3110
20



門 012
3110
卷 20

左傳輯釋卷二十四

日南 安井衡 著

哀公

安名蒯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姒所生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杜傳無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杜隨世

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杜無傳書過也不言 鷩鼠食郊牛 安衛案凡郊廟大祀例用

之二月正得郊天之時經書之者以見難改卜牛不害正祀也桓五年云秋齊侯

啓蟄而郊者言啓蟄之後方始可郊非謂啓蟄即郊也說又詳於桓五年 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杜無傳

傳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 杜在定四年 里而栽 杜栽設版築為圍

一 廣丈高倍 杜壘厚一丈 夫屯晝夜九日 杜夫猶兵也壘未成故

正義炫以夫屯謂夫役屯聚晝夜不止九日而築壘成耳夫者別有城夫非戰士 如子西之素 杜子西本計為壘 蔡 杜當用九日而成

正義炫以夫屯謂夫役屯聚晝夜不止九日而築壘成耳夫者別有城夫非戰士

人男女以辨

杜辨別也男女各別係繫而出降

安惠棟云辨讀為班徐廣史記注曰辨音班漢書王莽傳辨社諸侯義作班襄二十五

汝之間而還

杜楚欲使蔡徙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

蔡於是乎請遷

于吳

杜楚既還蔡人更叛楚就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

檇李在定十四年夫椒吳

郡吳縣西南大湖中椒山

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

稽山陰縣南

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

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蓋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

斟鄩

杜澆寒泥子封於過者二斟夏同姓

滅夏后相

杜夏后相啓孫也后相

澆所

后緡方娠逃出自竇

杜后緡相妻

歸于有仍

杜后緡有仍

少康焉為仍牧正

杜收官

甚澆能戒之

杜戒備也

澆使椒求之

杜椒澆

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

杜虞舜後諸侯也梁國有虞

以得除己害

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

杜思有虞君也虞思自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

安正義舜

禹封舜後為諸侯雖取虞為國名未必封於河東虞地而梁國有虞縣其地以虞為名疑是夏時虞國云司馬彪郡國志曰梁國虞縣有綸城少康邑

而邑諸綸

杜綸虞

德而兆其謀

杜兆始

以收夏衆撫其官職

杜襄四年傳曰靡自有高氏

使女艾謀澆

杜女艾少康

使季杼誘豷

杜豷澆弟也季杼

豷許器反

遂滅過戈復禹之績

杜過澆國

安衡案績業也見於大雅維禹之績毛傳或云績當為蹟未是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杜物事

安陸祭云謂能復故業也衡案能復故業上

謂版圖

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

杜言與

是使越豐大必為吳難

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

杜所加惠賜

杜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

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

存之違天而長寇讎

杜猶言天與不取

後雖悔之不可食已

杜食消也

安衡案言許成之言已出

姬之衰也日可俟也

杜姬吳姓言可計日而待

介在

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

生聚而十年教訓杜生民聚財富而後教之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杜謂

宮室廢壞當為汚池為杜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

告敗也杜嫌夷狄不與華杜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杜趙

以邯鄲叛范中行氏杜吳之入楚也杜在定杜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

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安惠棟云此與絳侯右祖意同懷公意欲從吳故使與楚者右衡

案陳侯南面楚在右吳在左杜陳人從田無田從黨杜都邑之人無田者隨

故以左右分吳楚耳惠說鑿杜直從所居田在西者杜逢滑當公而進杜當公不

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

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杜楚為

勝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

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杜如傷恐杜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

其禍也杜莽草杜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

莽杜草之生於廣野莽杜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杜使懼

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杜言今杜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

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杜傳言吳不脩德杜齊侯衛侯

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杜

魯師不書非公命也孔圉孔烝鉏曾孫鮮虞狄師賤故不書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

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

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

杜平地作室安衡案上句云居不重席謂席焉而不重則室不崇壇亦謂

杜不起壇也杜壇焉而不崇耳平地作室流潦侵入不可得而居杜注非

不彫鏤

杜彤丹也

安王引之云陸彙附注後錄曰彤當作彫文相近而訛也

芳林曰案家語一本仍作彤引之謹案作彤者是也車不彫幾器不彫鏤惠氏定字曰彤古彫字陳氏出則不詞矣陸說非也惠以彤為古彫字蓋以周舟古字通彫從周聲則亦可從舟聲故彫字古作彤形與彤相似因誤為彤字耳案說文彤丑林反彤行也從舟多聲非從多舟聲不得為古彤字書傳中彤字亦無作彤者若直以彤為古彤字則於理尤不可通惠說亦非也今案周語器無彤鏤韋注曰彤丹也鏤金飾也賈子禮容篇作蟲鏤楚語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形鏤為美韋注曰彤謂丹楹鏤謂刻栢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作蟲鏤蟲者蝕之借字說文蝕赤色也從虫蟲省聲通作蟲又通作彤故左傳國語作彤鏤賈子吳越作蟲鏤陸以彤為彫之譌惠又以彤為古彤字皆未考蟲鏤之文也

宮室不觀

杜觀臺

安衡案觀與飾對乃亦巧好之意非臺

舟車

杜癘疾

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

杜選取堅厚

在國天有苴菑

杜癘疾

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

杜必須軍士皆

先食分 安正義服虔云以其半分軍士而後自食其餘若輩膠注流也惠棟云劉猶偏也 註向說苑載此事云在軍熟食者半而後食公羊傳曰師喪分焉分亦訓也 杜訓為偏古訓之亡自杜始衡案分一為二各得其半故分訓半月令仲春是月也日夜分亦謂日夜無長短各得其半管子輕重諸篇用分為半義尤多今不贅焉 其所嘗甘珍非常食 其所嘗甘珍非常食 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

不罷勞死知不曠

杜知身死不

安顧炎武云曠空也言不為

吾先大

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

杜易猶

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

杜積土為高曰臺有水

安正義言夫差所停三日則役民為此也 案三宿以

臺榭陂池之類未必每次

宿有妃嬪嬪御焉

杜妃嬪貴者嬪御

一日之

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

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杜為二十二年

安衡案大

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

杜討范中

經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鄆

東田及沂西田

杜邾人以賂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

盟于句繹

杜句繹邾地取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

杜定四年 滕子

來朝

杜無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秋八月甲戌晉趙

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杜皆陳曰大崩曰敗績鐵在戚城南罕達子皮

孫冬十月葬衛靈公

杜無傳七月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遷故以自遷為文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杜懷土而欺大國故罪而書名

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濶沂之田

而受盟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

立女杜蒯賸奔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郕不足以辱社稷君其

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杜三揖卿大夫士君命祇辱

必不從適為辱之今君私命事必不從適為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郕為大子君命也對

曰郕異於他子杜言用意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郕必聞之杜

言當以臨安衛案郕賢者夫人將立之而郕辭之當以謙辭承之而自言用意與沒為正他子不同是以節操自高恐非郕意也蓋郕母賤不敢自同於他子

故云異於他子耳靈公雖有將立女之言本是在郊外車上之私言非朝廷定議故以不聞防之且亡人之子輒在杜輒蒯

子出公也靈公適孫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

右河而南必至焉杜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使大子統杜統者始發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

在上流故既渡右河南行必至戚杜欲為衛人逆安惠棟云服虔曰衰經為若從衛來迎大子也較杜注為明衛者轉寫譌耳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

姚子般送之杜子般驕弘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

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杜旆先驅車也以先驅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

見吾貌必有懼心杜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不於是乎會之杜會合必

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杜兆不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

龜杜樂丁晉大夫詩大雅謀協以故兆詢可也杜詢諮詢也故兆始納

衛案杜訓之為與故云以先驅車益其兵車是也說見於文十一年與猶於也於罕駟兵車未陳先陳也

衡案杜訓之為與故云以先驅車益其兵車是也說見於文十一年與猶於也於罕駟兵車未陳先陳也

見於文十一年與猶於也於罕駟兵車未陳先陳也

見於文十一年與猶於也於罕駟兵車未陳先陳也

見於文十一年與猶於也於罕駟兵車未陳先陳也

見於文十一年與猶於也於罕駟兵車未陳先陳也

見於文十一年與猶於也於罕駟兵車未陳先陳也

見於文十一年與猶於也於罕駟兵車未陳先陳也

見於文十一年與猶於也於罕駟兵車未陳先陳也

今既謀同可

安顧炎武云故兆始謀不須更卜

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及易天

明

杜不事君也 安衡案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五倫三綱本出於天之明道故稱天明也

斬艾百姓欲擅晉國

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

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

大夫受郡

杜周書作維篇千里 安正義經謂經紀營理之周禮小司徒云九甸為縣如彼文則縣方二十里耳周禮又無郡不可用以解此故引周書解之

士田十萬 杜十萬 庶人工商遂

人臣隸圉免

志父無罪君實圖之 杜志父趙簡子

若其有罪絞縊以戮

杜絞所以 桐棺三寸不設屬辟

杜志父趙簡子

素車樸馬

杜以載 無入于兆

杜兆葬 下卿之罰也

杜為眾設賞

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為右

杜郵無恤 登鐵上

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

杜畢萬晉獻公卿也皆獲有 羣子勉之死不

在寇

杜言有 繫羽御趙羅宋勇為右

杜三子晉 羅無勇麋之

賸敢昭告皇祖文王

杜皇大也 烈祖康叔

杜烈顯 文祖襄公

晉午在難

杜午晉定 不能治亂使鞅討之

鄭勝亂從

杜助鄭聲公名釋君

鄭克君而助叛

杜是亂大順也

鄭克君而助叛

杜是亂大順也

晉午在難

杜午晉定

不能治亂使鞅討之

杜鞅魯

鄭勝亂從

杜助鄭聲公名釋君

鄭克君而助叛

杜是亂大順也

晉午在難

杜午晉定

不能治亂使鞅討之

杜鞅魯

鄭勝亂從

杜助鄭聲公名釋君

鄭克君而助叛

杜是亂大順也

晉午在難

杜午晉定

不能治亂使鞅討之

杜鞅魯

鄭勝亂從

杜助鄭聲公名釋君

鄭克君而助叛

杜是亂大順也

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

杜戎右持矛

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

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

杜集成也

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

杜不敢

愛故以祈禱

安衛案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亦大子自禱言死則有命不敢請祈禱雖死願免上三者也死重於三者矣而蒯聵舍死而禱三者者少壯之人所重在彼也正義

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

杜斃于車中

獲

杜斃于車中

其蠶旗

杜蠶旗

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温大夫趙羅

杜羅無勇故

趙孟喜曰可矣

杜趙孟簡子也喜大

傅叟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

未艾也

杜傅叟簡子屬也言知氏將

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尫稅焉

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

杜還其

吏請殺之趙孟

安衛案止止之晉國也則所與

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蠶旗於子

杜還其

安衛案止止之晉國也則所與之田亦在晉國尫所稅之田

在周地且范氏未亡安得與之哉

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

死

杜晉前

趙孟曰國無小

杜言雖小國猶

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

血

杜弢弓衣

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

杜功為

大子曰吾救主於

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

杜功為

郵良曰我兩劓將絕吾能止之

杜止

我御之上也

杜功為

駕而乘材兩劓皆絕

絕

杜材橫木明細小也傳

安正義

我御之上也

杜功為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眾

知之

杜元年蔡請遷于吳

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

哭而遷墓

杜將遷與先

冬蔡遷于州來

杜殺駟以說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杜曼姑為子圍父知其不義

故推齊使為兵首戚不稱

衛人

安衛案衛叛晉與魯鄭事齊而齊又助范氏趙鞅乃其深讎今鞅納蒯聵於

戚欲以取衛是為齊增一敵國也故國夏帥師圍之雖似助衛其實自為

石曼姑則不得已而應之耳

杜故推齊使為兵首戚不稱

故國夏帥師圍之雖似助衛其實自為

詳考前後傳其義甚明戚不稱衛大都以名通

杜無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註杜曰天火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註杜無傳魯黨范氏故懼晉比斗

宋樂髡帥師伐曹

註杜無傳

秋七月丙子

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註杜無傳公子

冬十月癸

卯秦伯卒

註杜無傳不書名未同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註杜無傳

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註杜中山鮮虞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

註杜司鐸

火踰公宮桓僖災

註杜桓公僖公廟

救火者皆曰顧府

註杜言常

財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

註杜敬叔孔子弟子南宮閱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御書

進於君者也

曰厄女而不在死

註杜厄具

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

註杜景伯子服何也宰人

錄具之也衡案言火熄使女具

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

註杜景伯子服何也宰人

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

屬也宋本冢宰作冢宰然上下所命皆公人景伯不當獨命冢臣蓋以魯無冢宰以意改之耳

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

待求

校人乘馬巾車脂轄

註杜校人掌馬巾車掌車乘馬

百官官備府

庫慎守官人肅給

註杜國有火災恐有變難故慎為備

濟濡帷幕鬱攸從

註杜以濡物冒

自大廟始外內以悛

註杜悛次也先尊後卑以次救之

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

註杜以濡物冒

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

註杜乘車

季桓子至御公

立于象魏之外

註杜象魏

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

註杜象魏

也命藏象魏

註杜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

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

註杜象魏

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為象魏

註杜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

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

註杜象魏

其處而念及其書非始就縣處斂藏之沈形云此象魏當作魏象謂魏之象也因上象魏而誤倒耳象可藏魏豈可藏乎下文舊章正專指象而言衡案雉門有兩觀其間曰闕言低如闕也縣象于闕故又名闕為象魏魏巍通言巍然而高此則以兩觀言廟在雉門外之東今廟災故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也此時周室既衰不復布治象于邦國故下文云舊章不可亡魯亦縣而不斂故此云命藏象魏傳隨實記之而上下衰亂之狀自見矣疏據周禮之文謂救火之時其書久已藏矣果然季

桓子當命出象魏不宜言藏正義非也縣治象于魏即稱象為象魏猶魏縣象即稱魏為象魏耳古唯有象魏未聞魏象沈說亦非

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辨者猶拾潘也杜槐富父終甥之後潘

於是乎去表之橐杜表表火道風所向者去其橐積道還公宮杜開除道周市

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言桓僖親盡而廟

劉氏范氏世為婚姻杜劉氏周卿士萇弘事劉文公杜為之屬故

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杜責周與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杜終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杜正常桓子之寵臣欲付以南孺

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杜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言女也則肥也

可杜肥康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杜在公南氏生男

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

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杜

退辟位也公使共劉視之杜共劉魯大夫則或殺之矣乃討之杜討殺召

正常正常不反杜畏康子也傳備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

南杜范中行荀寅伐其郛杜伐其北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

而出杜荀寅使在外救己之徒擊趙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

皐夷惡范氏也杜惡范氏而殺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杜賤者故稱盜不言蔡公孫

辰出奔吳杜弒君賊之葬秦惠公杜無宋人執小邾子杜無傳

子赤歸于楚杜晉不道於其民也赤本屬楚故言歸晉人執戎蠻

城西郛杜無傳魯西

六月辛丑亳社災杜無傳天火也亳社殷社

孟雖命之亦不顯謀之朝傳詳載其事正釋經所以書晉

人也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以下釋歸于楚此則貶之矣

安正義郊特牲云喪國之社

安正屋之不受天陽故災其屋

安正

安

安

也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杜無傳同盟於臯鼬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杜無傳亂故是以緩

葬滕頃公

杜無傳

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

杜承音懲蓋楚言也

安惠棟云承讀為懲經傳無文詩魯頌戎狄是膺荆徐是懲則莫我敢承毛傳曰討承止也傳言承者謂諸大夫皆欲止之也衡案惠說得之但云欲止之則未是益諸大夫諫止之而不可故公孫翩逐而射之傳不言不可者言逐而射之則其不可而往可知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

家人而卒

杜翩蔡大夫

以兩矢門之眾莫敢進

杜翩以矢自守其門

文之錯

後至

杜錯蔡大夫

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

杜併行如牆俱進

錯執弓而先

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杜盱即

夏楚人既克夷虎

杜夷虎蠻夷

乃

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

杜三子楚大夫也此蔡

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為邑致之者會其眾也

安釋文販普版反衡案

致方城之外於繒關

杜

皆楚地

及霍

杜偽辭當備吳夜結期明日便襲梁霍使不知之梁河

單浮餘圍蠻民

杜

蠻氏潰

杜浮餘楚大夫

蠻子赤奔晉陰地

杜陰地河南山北自

于菟和

杜菟和山在

右師軍于倉野

杜倉野在

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

杜命大夫別

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

杜

習以聽命

杜少習高縣武關也將

士蔑請諸趙孟

杜

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

杜未寧時有范

士蔑乃

杜

致九州之戎

杜九州戎在晉

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

杜以詐

且

杜

左傳輯釋

卷之二十四

將為之卜

杜城下

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

戶

杜今丹水縣北三戶亭

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

杜楚復詐為蠻子作邑立其宗主

而盡俘以歸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

杜陳乞僖子弦施弦多

庚午圍五鹿

杜五鹿晉邑

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

奔鮮虞趙稷奔臨

杜臨晉

十二月弦施逆之遂隨臨國夏伐晉

取刑任欒郟逆時陰人孟壺口

杜八邑晉地欒在趙國平棘縣西北郟即高邑縣也路縣東有壺口關

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杜晉邑也今趙國柏人縣也弦施與鮮虞會也

五年春城毗

杜無傳備

夏齊侯伐宋

杜無傳

安衛案魯衛鄭皆服於齊而宋尚事晉

故伐之傳不釋者屬辭比事其義可推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杜

再同盟也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杜無傳

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

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

杜為柏人宰也昭子范吉射也

安惠棟云墨子所滌篇云范吉射滌長柳朔王生

王生即王生也古張字省作長見楚相孫叔教碑此古文也

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和讎不及公

杜公家之事也

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

杜出柏人

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

杜授我死節

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

杜為吉射距

安衛案僭

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杜衛助范氏故也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

死

杜燕姬景公夫人

諸子鬻如之子荼嬖

杜諸子庶公子也鬻如

衛案諸子內官之號說見于襄十九年

諸大夫恐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

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

何憂於無君

杜景公意欲立荼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請

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

杜惠子國惠子昭子高張

寘羣公子於萊

杜萊齊東鄙邑

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

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杜皆景公子

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

何黨之乎杜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稱蓋

乎不與埋三軍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皆以七字爲句而韻在句末今第二句衍之字第三句衍乎字則長短參差而韻亦不顯矣史記世家載此文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事乎不與謀是二軍下無之字之誤又曰師乎師乎何黨之乎之下乎字則後人據誤本左傳加之也集解引張度左傳注曰師衆也黨所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服注言何所適也而不言何所適乎則傳文本無乎字可知唐石經初刻但作何黨之而無乎字此舊本之尚存者衡案古歌詩之類長短參差不必齊整其押韻又多在助字上史遷采古書剪裁原文以就已或以訓詁空易之乃其常也服注何所適也亦問辭義與乎同此皆未足以爲之乎行文之證也依舊文爲是謀音媒古支灰合韻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

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杜子思子產子

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高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

命以多福杜僭差也濫溢也皇暇也言駟秦違詩商頌故受禍

經六年春城邾瑕杜無傳備晉也任城元

注之邾元亦云邾水在瑕丘西南是哀二年所取邾東田即負瑕也本邾地故曰邾瑕哀七年傳負瑕故有釋亦瑕丘本爲邾地之證杜注非是衡案魯將復伐邾故城瑕以逼之此經云城邾瑕下經云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屬

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杜二子阿君廢長立少既受

會吳于相杜無傳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杜未同盟而齊陽生入

于齊杜爲陳乞所安衡案入逆辭齊有君焉而陽生入之乃欒盈入于曲沃宋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杜無傳宋向巢帥師伐曹杜無傳

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杜四年鮮虞納吳伐陳復脩

舊怨也杜元年未得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

杜弒茶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茶見弒則禍由乞始也

註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潦子家憚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爲弒主

茶承之皆惡之故書入與諸侯納之曰入別又一例杜云

爲陳乞所逆故書入陳乞私召之耳安得謂之國逆哉

齊陳乞弒其君茶

杜弒茶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茶見弒則禍由乞始也

註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潦子家憚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爲弒主

茶承之皆惡之故書入與諸侯納之曰入別又一例杜云

爲陳乞所逆故書入陳乞私召之耳安得謂之國逆哉

齊陳乞弒其君茶

杜弒茶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茶見弒則禍由乞始也

註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潦子家憚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爲弒主

救陳師于城父

杜陳盟在昭十三年

齊陳乞偽事高國者

杜高張國夏受命立茶陳乞

欲害之故先偽事焉

每朝必駮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

杜言其罪過

曰彼皆偃蹇

將棄子之命

杜偃蹇驕救

皆曰高國得君

杜得君寵也

必偏我盍去諸固

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

杜需疑

安釋文

需音須一音懦弱持疑也

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

無日矣請就之位

杜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求就之

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

特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

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

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

杜牧鮑國孫

及諸大夫

安衡案國諸本作國今從翻宋經注本

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

杜高國敗也莊六軌之道

安衡案莊齊都里名說見于襄二十八年

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

施來奔

杜圍晏嬰之子圍施不書非卿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

杜前既敗於柏舉今

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

杜若退還亦是敗

安正義劉炫言卜不言謂戰當敗再敗謂今伐更敗也

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

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

杜申子西結

子旗啓子間皆昭王兄

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

父

杜大冥陳地吳師所在

子間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

君之命順也

杜從命許立

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

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杜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

越女昭王妾章惠王

安陸祭云史記伏師閉塗徐廣曰塗一作壁又列女傳亦作壁壁軍壘無由至軍中矣塗當為壁蓋楚之諸臣恐昭王之死為鄰國所知故作為伏師閉壘之狀使人莫測其意也

衡案潛師猶言伏兵故史遷改作伏師子啓等恐吳知迎章

遣兵掩奪之故伏兵閉吳來路然

後迎之故云潛師閉塗作塗是也

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

杜日為入君妖氣守之故以為當

王身雲在楚上唯楚 安正義服虔云諸侯皆有太史主周所賜典籍故曰周大史見之故禍不及他國 註一曰是時往問周大史衛案傳云使問諸周大史使人往

周問諸大史甚明服為楚大史者以楚子所言若面答 大史然耳不知使者還告乃言此以拒之一說是也 若祭之可移於令尹

司馬 杜祭

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

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

為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杜諸侯

竟內山 安服虔云謂所受王命 註祀其國中山川為望 江漢睢漳楚之望也 杜四水在 楚望祀

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

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

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杜滅 註亡

謂夏桀也唐虞及夏同都冀州 安衡案舜受於堯禹受於舜其姓雖 註殊猶父子相傳然故以陶唐言之 又曰允

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杜又逸書言信出 註已則福亦在己

安衡案允猶實也上茲字 註指事下茲字指身言禍

福利害由身所行也故下文結之曰由己率常可矣

八月齊邴意茲來奔

杜高國 註陳僖子使召

公子陽生

杜召在七月今在八月 註月下記事之次

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

杜且于齊公 註子鉅在魯

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 杜畏

出萊門而告之故 杜魯郭 註安齊召南云陽生此時駕

闕止知之先待諸外 杜闕止陽生家臣子 註我也待外欲俱去 公

子曰事未可知及與壬也處 杜壬陽生 註子簡公 戒之遂行 杜戒使無 註逮

夜至於齊國人知之 杜故以昏至不欲令人知也國 註人知而不言言陳氏得眾 僖子使子士之

母養之 杜隱於僖子家內 註子士母僖子妾 與饋者皆入 杜陳僖子又令陽生隨 註饋食之人入處公宮 安衡案 註皆僭

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 杜盟諸 註大夫 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黠

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

杜黠鮑牧臣也差 註車主車之官

左傳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四

日子之命也

註杜見其醉故誣之

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

乎而背之也

註杜孺子茶也景公嘗銜繩為牛使茶牽之茶頓地故折其齒

悼公稽首

註杜悼公

曰吾

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

註杜言己可為君必不怨鮑子

若我不

可不必亡一公子

註杜公子自謂也恐鮑子殺己故要之

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

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

註杜言

生亦君之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

註杜胡姬景公妾也賴齊邑安流也

去鬻奴

註杜茶之

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

註杜三子景公嬖臣茶之黨也

公使朱毛告

於陳子

註杜朱毛齊大夫

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

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

臣乎

註杜舉皆

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

註杜內有饑荒之困又有兵革之憂

少君不可

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

公悔之

註杜悔失

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

註杜大謂國政小謂殺茶

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艾冒淳

註杜恐駘人不從故毛駐

於野張帳而殺之駘齊邑艾冒淳地名實以冬殺

註安衡案此亦夫子特筆欲明陽經書秋者史書秋記始事遂連其死通以冬告魯

生入于齊下傳則據實記之以釋經所以連書二事也杜於經傳

註生及陳乞之罪故連書之陽時月不同者每以赴告解之聖賢所以因事明道之意皆晦矣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吳于

鄆

註杜鄆今琅邪鄆縣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註杜他國言歸於魯言來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註杜定八年鄭始叛

晉師侵衛衛不服

也

註杜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

夏公會吳于鄆

註杜吳欲霸中國

吳來徵百牢子服景

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

註杜是時吳過宋得百牢

魯不可

以後宋且魯宰晉大夫過十

註杜晉大夫范鞅也昭二十一年

吳王百牢不亦可

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杜有常數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

杜淫過也

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

杜上物天子之牢

安陸祭云上物註亦通言之如

冕與旂俱十二旒王路樊纓十二就之類皆是不專謂牢而牢亦在其中矣

以為天之數也

杜天有十二次註故制禮象之

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

棄天而背本

杜違周為

不與必棄疾於我

杜放棄凶疾

乃與之

大宰嚭召季康子

杜嚭吳大夫

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

杜蓋言君長也

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

也

杜畏大國不敢也

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

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杜大伯周大王之長子仲雍大伯弟也大伯仲雍

讓其弟季歷俱適荆蠻遂有民衆大伯卒無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為禮也端委禮衣也

安正義漢書越人文身斷髮以辟蛟龍之害杜言辟害辟此蛟龍之害大伯之時未有周禮言治周禮者謂治其本國岐周之禮羸以為飾者羸其身體以文身為飾也端委禮衣者王肅云委貌之冠玄端之衣也衡案仲雍未必親汲水捕魚斷髮文身不過效其俗故傳云羸以為飾杜云以辟災害非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以示不可用鄭康成采以為大伯三讓之一蓋季歷既立大伯復蓄髮故端委以治周禮傳與史記始不相悖也

反自郛以吳為無能為也

杜棄禮知其不能霸也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

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

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

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杜怪諸大夫不惡賢而逆之

言惡猶安也

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杜諸大夫對也諸侯執玉附庸執

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杜言諸

帛塗山在壽春東北

知必危何故不言杜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

註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孫所怪且阿

伐古來

安衡案以

註已通

附季 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杜孟孫忿答大夫今魯德無以安

衡案或謂此亦諸大夫之言述邾可伐之意可乎可之而未決之辭今案謂邾可伐當言邾德如魯今云魯德如邾是輕魯之辭故杜以為孟孫之言是也可乎詰問之辭言不可也傳遜以對曰以下為諸大夫非季孫伐邾之言最謬 不樂而出杜季孟意異佞直 秋伐邾及

范門杜邾郭門也 猶聞鐘聲杜邾不禦寇 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

杜成子邾大夫茅夷鴻 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杜言以 吳二千

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杜言足以 成子以茅

叛杜高平西南有茅鄉亭 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杜虜掠取 邾衆

保于繹杜繹邾山也 師宵掠以邾子益來杜益邾隱公也晝夜 獻

于亳社杜以其亡國與殷同 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杜負瑕魯邑高平南平陽

魯得邾之繹民使在負瑕故使相就以辱之 安衡案六年城邾瑕即此負瑕也故有繹舊有繹民也

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杜無君命 曰魯弱晉而遠

吳馮恃其衆杜依馮 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杜陋 以陵我小國

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

盟於鄆衍杜鄆衍即鄆也鄆盟不書吳行夷禮 矣傳詳載夷鴻之言亦釋經所以不書鄆盟也僖元年秋盟于瑯而九月敗邾師其

曲在魯故經直書會而不書盟傳釋之曰虛丘之戎將歸者也言邾不侵魯而魯背

盟敗其歸師故諱不書盟正與此例同杜不能精究傳意解彼傳曰邾人既送哀姜

還齊人殺之因成虛丘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此則云

吳行夷禮故不錄盟皆架空臆造與傳文章不相涉可謂妄矣 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杜言魯成其所

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杜貳敵也魯以

貢於吳言其國大 安衡案貳副也賦謂兵車魯不純於其國大 吳僅如副之於正非私屬之比也 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杜為明年吳

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杜社宮

杜社宮 安衡案

圍牆內曰宮論語曰譬之宮牆社亦有圍牆故名其中曰社宮言立於社之圍牆中也鄭眾云社亦有室屋者社焉得有室屋哉

而謀滅曹

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

杜振鐸曹始祖

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

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戈曹鄙

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

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

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

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邢

杜為明年入曹傳也梁國註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

經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杜曹人背晉而奸宋是以致討宋公既還而不忍

褚師之詬怒而反兵一舉滅曹滅非本志故以入告

安衡案實滅曹而書入未滅宋罪也未滅宋罪所以深罪曹也七年傳詳載曹伯之事預釋此經書入也

吳伐我夏齊人取謹及闡

杜不書伐兵未加而魯與之邑闡在東平剛縣北

安衡案漢書地理志引謹作觀說

文同剛本或作劉今從翻宋經注本

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

過卒

杜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齊人歸謹及闡

杜不言來命歸之無官使也

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

杜子肥宋大夫

曹人詬之不

行杜詬詈辱也不行殿兵止也

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陽及

司城彊以歸殺之

杜終曹人之夢

安衡案諸本無陽字今從石經

吳為邾故將伐魯

問於叔孫輒

杜問可伐否輒故魯人

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

杜有大國名無情實

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

杜不狃亦故魯人

公山不狃曰非禮

也君子違不適讎國

杜違奔亡也

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

杜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本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難

所託也則隱

杜曾所因託則註為之隱惡

且夫人之行

也不以所惡廢鄉

杜不以其私怨惡廢棄其鄉黨之好

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

不亦難乎

杜輒魯公族故謂之宗國

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

杜子張輒也

王問於子洩

杜子洩不狃

對曰魯雖無與立

杜緩時若無註能自立必

有與弊

杜急則人人知懼

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

輔之是四讎也

杜與魯

夫魯齊晉之唇唇亡齒寒君所知也不

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

杜故由險道欲

初武

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

杜僑田

拘鄆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

吾水滋

杜鄆人亦僑田

安釋文滋音玄本又作茲子繇反字林云黑也馬宗

字通

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

杜鄆人教吳

安正義劉

武城克之者實克武城國人懼

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

人懼

杜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為武城宰澹臺子羽武城人

安衡案武城地險

亦道吳師中於易塗故懼焉若是武城人懼其為內應

懿子謂景伯若之何

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

杜言犯

鄆所以

吳師克東陽而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

杜三邑

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

杜公賓庚公甲叔子并

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

杜同車能俱死

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

杜微虎

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

杜於帳前設格

安衡案屬集也踊足

卒三百人有若與焉

杜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任行有

見其決死劣者皆

及稷門之內

杜三百人行

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

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

杜畏微

吳人行成

杜求與

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

杜在宣十

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

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

杜以言不見從故負

安釋文載如字或音戴正義劉炫云載書盟主所制自當

之且諸言載書未有單稱載者以為負載器物欲往質於吳衛
案吳人行成要質大夫景伯自欲質於吳故負載至於萊門耳
乃請釋子服何

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

杜釋舍也魯人不以盟為
了欲因留景伯為質於

吳既得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

安衡案釋放也魯人既不從子服何而何又自
交質吳人欲留王子遂兩止
註欲往質於吳皆心恥之乃請吳放歸子服何

吳人始不可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始許之先言吳人許之而又言其所以許之

註不書盟
恥吳夷
安

之無禮甚矣非所以待強國也魯人方懼吳不

吳人盟而還

註不書盟
恥吳夷
安

衡案恥城下之盟故諱而不書焉傳載景伯

齊悼公之來也

註在五年
季康

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

杜魴侯康
子叔父

女言其情

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謹及闡或譖胡

姬於齊侯

杜胡姬景
公妾

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

杜傳
言

齊侯無道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

杜齊未得季姬故
請師也吳前為

邾討魯懼二國

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

杜子餘大
宰

諸樓臺榭之以棘

杜榭
也

安衡案榭遮也本
或从木作榭非

使諸大夫奉大子革

以為政

杜革邾大子桓公也為
十年邾子來奔傳

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

齊問丘明來涖盟

杜明問丘嬰之子也
盟不書諱略之

且逆季姬以歸

嬖

杜季姬魴侯
所通者

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

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

杜潞齊
邑

若有之則

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

以二乘及潞麋之以入遂殺之

杜麋亦
束縛

安衡案分室半室也言攜
註所有貨財之半以去也

冬十二月齊人歸謹及闡季姬嬖故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杜無傳三月
而葬速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

雍丘

杜書取覆而敗之
雍丘縣屬陳留

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杜齊與魯平吳子曰昔歲寡

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杜為十年吳鄭武子

賸之廢許瑕求邑無以與之杜賸罕達也瑕請外取許

之杜瑕請取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杜

許瑕師每日遷舍杜作壘壘成軌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杜

子姚武子賸也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杜惜其以

邾張與鄭羅歸杜鄭之有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宋公伐鄭

秋吳城邳溝通江淮杜於邳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杜水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杜皆

史龜曰是謂沈陽杜火陽得可以興兵杜兵陰類也故利以伐

姜不利子商杜姜齊姓子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

子水位也杜趙鞅姓盈宋姓子水位坎安正義秦本紀秦伯翳之後為嬴姓

名盈泄者也衡家嬴嬴盈三字同音嬴又杜二水俱盛故

炎帝為火師杜神農有火瑞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

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杜既盈而得水水位故為如川之

方有罪不可救也杜鄭以僕寵伐人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杜鄭救

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杜乾下坤之需杜乾

日宋方吉不可與也杜不可與戰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杜宋鄭為昏

其願受福祿而大吉

國宋為微子之後今卜得 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

安得吉焉乃止杜吉在彼則我 註伐之為不吉 冬吳子使來倣師伐齊杜前年 註齊與

吳謀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 故吳恨之及與魯謀伐齊 經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杜書會從 註不與謀 三月戊

戌齊侯陽生卒杜以疾赴故 註不書弒 夏宋人伐鄭杜無 註安衡案前年伐鄭 註報雍丘未得志

焉故復伐之傳不釋 者前年傳可推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杜無 註傳葬齊

悼公杜無 註傳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杜無 註傳納之 安衡案蓋衛人 註逆之故書歸 薛

伯夷卒杜無 註傳赴以 註名故書 秋葬薛惠公杜無 註傳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杜季子不書陳人 註來告不以名 經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杜終子貢 註之言 公會吳子

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郎杜郎齊地邾邾不書兵 註并屬吳不列於諸侯 齊人弒悼公赴于

師杜以說 註吳 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安服虔云三日哭于軍門 註之外諸侯相臨之禮 徐承

師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杜承吳 註大夫 夏趙鞅帥師

伐齊杜經書侵 註以侵告 安衡案伐統名也此傳自為文故先提綱 註言伐至下文始釋經故云侵及賴而還 大夫請卜之趙

孟曰吾卜於此起兵杜謂往歲卜伐宋不吉 註利以伐姜故今與兵 事不再令杜再令 註潰也 卜不

龔吉杜龔重 註也 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杜犂一名隰濟南有隰陰 註縣祝阿縣西有轅城 毀高

唐之郭侵及賴而還秋吳子使來復倣師杜伐齊未得志故為 註明年吳伐齊傳 冬

楚子期伐陳杜陳即 註吳故 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

德杜二君 註吳楚 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

民乃還杜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 註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

經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鄭杜書名 註貪也 五

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

齊國書

杜公與伐而不與戰艾陵齊地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杜無傳赴以名故書之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杜無傳

衛世叔齊出奔宋

杜書名

傳十一年春齊為郎故

杜郎在

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

杜

清齊地齊北盧縣東有清亭

季孫謂其宰冉求

杜冉求魯人孔子弟子

曰齊師在清必魯

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

杜自

力不能使二子禦諸竟

安衡家不能首言不能禦諸竟也故冉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自謂且冉求直言一子守二

子從公而已未嘗指定其名杜何

求曰居封疆之間

杜封疆竟內

季孫告

二子杜二子叔孫孟孫也

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

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

杜屬臣屬也言不戰為不臣

安衡家屬從也言國之安危存亡於此乎定不從一子

而戰者非復魯人言必將戰矣

魯之羣室眾於齊之兵車

杜羣室都邑居家

一室敵車優

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

杜言二子恨季氏專政故不盡力

當

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

使從於朝

杜使冉求隨己之公朝

俟於黨氏之溝

杜黨氏溝朝中地名

安惠棟云黨氏之溝猶云子駒之門衡案莊三十二年初公築臺臨黨氏是黨氏與公宮鄰故使冉求待於其溝外

武叔呼而問戰焉

杜問

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

言量力而共者也

杜言子所問非己材力所及故不能言

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

也

杜知冉求非己不欲戰故不對

退而蒐乘

杜蒐安衡案季孫使冉求從於朝蓋將使助己議軍事也而冉求則不言以

顏羽御那洩為

濟師賢者所為非常人所能意料也

孟孺子洩帥右師

杜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彘

顏羽御那洩為

右

杜二子孟氏臣

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

杜樊遲魯人孔子弟子樊須

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

杜雖年少能用命有子冉求也

安劉原父云有子當作子宜

子有者冉求字也仲尼門人字多云子某者不得云有子也衡案僖三十二年蹇叔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師之入也謂孟明衰十五年季子曰是公孫也謂季路是左傳文例字下配子劉未考耳就從也言能用命故我從而用之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

為己徒卒註杜步卒老幼守宮次于雲門之外註杜南城門也五日右師

從之註杜五日乃從公叔務人註杜昭公為見保者而泣註杜保守曰

事充註杜絲役政重註杜賦稅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

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註杜既言人不能死師及齊師戰于郊

齊師自稷曲註杜稷曲郊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

請三刻而踰之註杜與眾三刻約信如之眾從之註杜如樊

乃踰註安衡案云眾從之則冉師入齊軍註杜冉求右師奔齊人從之註杜

陳瓘陳莊涉泗註杜二陳齊大夫孟之側後入以為殿註杜之側孟氏

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註杜不欲林不狃之伍曰走乎註杜不狃

不狃曰誰不如註杜我欲走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註杜賢皆無戰志

徐步而死註杜徐行而死言魯非無師獲甲首八十

從之註杜冉求齊人不能師註杜不能整宵謀曰齊人遁註杜謀間冉有請

而能默註杜口不言奔洩曰驅之註杜言驅馬公為與其嬖僮汪錡

乘皆死皆殯註杜皆俱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註杜

予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註杜言能以義勇不書戰不皆夏

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註杜封內之田

有餘以為己大器註杜大器鐘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

稻醴梁糗臠脯焉註杜糗乾飯也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註杜此

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註杜恐言不從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

左傳卷之二十四

左傳卷之二十四

左傳卷之二十四

左傳卷之二十四

左傳卷之二十四

左傳卷之二十四

左傳卷之二十四

左傳卷之二十四

齊杜欲以報也五月克博壬申至于贏杜博贏齊邑也二縣皆屬泰山中軍從王杜

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杜三將吳大夫

爾死我必得志杜書子古也欲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杜相

厲致死子陽宗樓也桑掩胥御國子杜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杜亦勸將

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杜虞殯送葬歌安正義禮啓殯而葬葬則下

將虞之歌謂之虞殯歌者樂也喪者哀也送葬得有歌者蓋挽引之人為歌聲以助

哀今之挽歌是也舊說挽歌漢初田橫之臣為之據此挽歌之有久矣晉初荀顛制

禮以吉凶不雜送葬不宜有歌去之擊虞馭之云詩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

云君子作歌惟以告哀葬之有歌不為害也復存之杜約繩也八尺使問弦多

以琴杜故多齊人也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杜三戰夷儀

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杜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將死甲戌戰

于艾陵展如敗高子杜齊上國子敗胥門巢杜吳上軍王卒助

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

甲首三千以獻于公杜公以兵從將戰吳子呼叔孫杜叔孫武曰

而事何也杜問何對曰從司馬杜從吳司安馬宗璉云昭五年傳杜

孫未能對衛賜進杜賜子貢孔安正義子貢衛

而拜杜拜受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杜歸於齊也元首寘之新

篋製之以玄纁杜製薦加組帶焉安衛案製社也謂包之玉藻社當旁

是以小要取名焉疏云深衣衣下屬幅而下裳下屬幅而上相對為社製之以玄纁

者蓋聯縫玄纁二帛如深衣之社玄以覆之纁以薦之組以為帶而束之故云製之

以玄纁加組帶也玄天色纁地色凡用玄纁者玄在上纁在下若直

薦之而已一纁足矣不必用玄又不必加組帶故知製之謂包之也寘書于其

寘書于其

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杜言天識不善故殺國子

吳將伐齊越子

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

豢吳也夫

杜豢養也若人養犧性非愛之將殺之

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

而有欲於我

杜欲得

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

杜

從事擊之

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

杜石田不可耕

越不為沼吳

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

有顛越不共則剝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

杜盤庚商書也顛越不共從橫不

承命者也剝割也殄絕也育長也俾使也易種轉生種類

安孫星衍云顛與瘳通廣雅云狂也越者漢書集注

翻宋經注本作茲新邑今本尚書剝殄下又有滅之二字蓋子胥節引當以無新字為正宋本有新字疑依尚書增之

是商所以興也

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

王孫氏

杜私使入至齊屬其子改姓為主孫欲以辟吳禍

安陸祭云史記說苑吳越春秋皆云吳王

還報吳是謂子胥實身自使齊矣與杜說不同顧炎武云子胥為吳王使於齊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為王孫氏傳終言之亦猶夫槩王奔楚為堂給氏也解謂改姓辟吳禍非衡案此段以將伐齊起文則子胥之使於齊在吳伐齊之前子胥既屬其子於鮑氏不必改姓以辟吳禍顧說是也注屬下本或有以字今從翻宋經注本

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

杜艾陵役也屬鏹劍名

將死曰樹吾墓櫨

櫨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杜越人

伐齊勝之盈之極也為十三年越伐吳起

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杜朝之

杜善有

冬衛大叔疾出奔宋

杜疾即

初疾娶于宋子朝

杜子朝

杜善有

其嬖嬖

杜嬖所娶

子朝出

杜出

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

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嬖寘於犂

杜犂衛

而為之一宮如

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

奪之軒以獻

杜外州衛邑軒車也

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

姑

杜遺疾之弟孔姑孔文子之疾之妻

疾臣向魘

杜為宋向魘臣

納美珠焉與之城鉏

杜城鉅 宋公求珠，黽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杜出在十城鉅

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杜聽使使處巢，死焉，殯於鄭，葬於少

禘。杜祭言疾之失所也安衡案：宋朝廢於南子，有寵於靈公，故疾娶其女。及朝

執政也，既出，臣向黽，納美珠焉。黽亦寵於宋公者也。傳詳序之者，示雖諂佞營求，未

必能全其利，以戒後人耳。杜云：終言疾之失所，凡傳終言者，或哀之，或惜之，或終君

子之言，疾有何可哀。惜而終言其失所哉。初，晉悼公子愁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杜僕御

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杜懿子大遂聘之，生悼子。杜悼子大

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杜夏戊悼安衡案：詳味故字，夏戊疑懿孫，為

夫也。蓋懿字子夏，戊以祖字為氏。二十五年傳云：夏戊之子奇，大叔疾之從孫甥也。

蓋疾兄弟之女嫁夏戊，故其子為疾之從孫甥。杜據彼傳以戊為悼子之甥，則此傳

故字無所頂，彼傳從字不可通。凡兄弟之親曰從。悼子亡，衛人翦夏戊。杜翦削其孔文子之

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杜胡簋

名夏曰胡。安正義明堂位說四代之器，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

周曰簋。註周之八簋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玄等注論語賈

服等注此傳皆云：夏曰瑚，杜亦同之。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衡案：賈服包鄭皆先

儒之美者，不當相從而誤。疑舊本禮記作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璉，今本瑚璉互訛

耳。又案：此與論語答衛靈公問陳意同，而詞小異。或以為同事而異傳，然論語左傳

皆當時實錄，未可據彼以疑此。蓋君臣各有此問，而孔子答之亦同。論語主明道，故

載靈公之問，左氏主記事，故錄孔文子之訪耳。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

木，木豈能擇鳥。杜以鳥文子遽止之，曰：圍豈敢度其私，訪衛國

之難也。杜圍文子名將止。杜仲尼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杜於是

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季孫欲以田賦。杜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

安正義賈逵以為欲令一井之田出一丘之稅，井別出馬一匹，牛三頭。衡案：舊法

亦據田定數，果如杜說，傳當言以財賦，何為又言田也。賈謂井別出一丘之賦，如此

則賦實大重，民何以堪之。季孫雖無識，恐亦不為之。且傳言田而不言井，孔疏駁之

是也。今據之推之，蓋季孫欲課百姓所受之田，以出兵賦，其法在當時易知。故傳直

言欲以田賦也。傳既不詳述之，其法今不可得而考。要必增於舊法耳。丘賦即出馬

一匹，牛三頭之法，本或作兵賦，非今從翻宋經注本。使再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

卒曰。杜卒終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

仲尼不對

杜不答

安衡案傳二十七年傳子玉治兵於蔿國老皆賀子文記酒禮所謂尊者也雖不與政事其君猶以本爵待之故孔子亦以從大夫之後自稱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

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

矣杜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

將又不足安衡案言若不度於禮義而侵陵敵國貪冒無厭則四鄰並起以報

益之及有若若哀公以蓋徹謂廢井田而賦其田非丘賦也果然仲尼當言極奢縱

不足以禦之故欲以田賦以增其兵不知戰勝在和不在衆故上文亦曰施取其厚

事舉其中斂從其薄此三者非足財之道而承之曰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言為政如

是則民服其德致死以戰雖以丘甲亦足以禦敵也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

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杜為明年用

經十有二年春用田賦杜直書之者以夏五月甲辰孟子卒杜

魯人諱娶同姓謂之孟公會吳于橐臬杜橐臬在淮南安釋文適音囚又

子春秋不改所以順時公會吳于橐臬杜橐臬在淮南安釋文適音囚又

文音巡適本或作遵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杜鄆發陽也廣陵海陵安衡案

亭今從足利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杜周十二月今十月是

本宋本岳本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杜周十二月今十月是

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杜終前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

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杜諱娶同姓故謂死不赴故不稱夫人杜不

夫人故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杜及哭者夫人禮也以同安衡案季

公以及夫人死不赴不反哭不成其為夫人也不稱夫人杜不

為君也經據實直書而季氏之罪不可得而掩矣傳以孔子與弔承此文正述季氏

不君其君之罪以釋經所以書孟子卒而杜猶以同姓解之夫娶同姓非禮也然君

犯禮以娶之其臣不得不以為小君故娶同姓過之小者也不君其君罪之大者也

孔子豈記其小過而赦大罪哉不思甚矣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綽放經而拜杜孔子

故與弔也綽喪冠也孔子以小君禮安傳遜云孔子與弔弔公也適季氏弔畢而

往弔季孫不服喪故去經從主節制適季氏也見季氏之不綽則亦去其經禮

之稱也拜者賓主之拜也古者弔無拜禮也衡案孔子既老而季氏為正卿適季氏

蓋亦弔國喪也禮從主人主人不以喪禮自處而容獨行之非禮也孔子之放經而

拜所以深喻季氏非廢禮以狗強臣也自禮廢俗衰儒者亦以氣節為尚乃若此章謂孔子當直以非禮責之遂以放經而拜為左氏之妄是以悻悻自喜者待孔子也

道之不明公會吳于橐臬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杜尋臬公不

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杜周安衡案昭二十年傳以周事子

可尋也亦可寒也即是終竟之意此周亦當訓終竟蓋周偏也故引仲訓終竟其義極允故心以制之杜制其玉帛以

奉之杜奉贊言以結之杜結其明神以要之杜要寡君以為

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

若可尋也亦可寒也杜尋重也安正義少牢有司徹云乃尋尸俎鄭玄云

而懼謀於行人子羽杜子羽衛大夫也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

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杜子木衛大夫也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

雖無道猶足以患衛杜為衛患也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杜標

國狗之瘼無不噬也杜瘼狂也噬齧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鄭

公及衛侯宋皇瑗盟杜盟不書畏吳竊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

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

地主歸餼杜侯伯致禮以禮實也地餼生物以相辭也杜各以禮相辭讓今吳不行

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杜難困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

行杜以賂語及衛故杜若本不為衛請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

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杜止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

眾其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

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杜墮毀夫墮子者得其

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

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杜子

公孫彌牟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註杜

出公輒後安顧炎武云固如與卒死於越註人而不固之固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

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註杜火心星也火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焉註杜隙地曰彌作頃丘玉暢岳戈錫註杜凡六宋鄭之間有隙地

反錫音羊一註杜隙地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註杜俱棄及宋平元之族

自蕭奔鄭註杜在定十鄭人為之城岳戈錫註杜城以處平九月宋

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岳十二月鄭罕達救岳丙申

圍宋師註杜此事經在十二月螽上今倒在下更具列其月安正義劉炫以為

更倒本隙地之事載其日月使與明年相接衡案劉說是也但謂使與明年相接猶

未悉傳意蓋十二月丙申鄭罕達圍宋師在季孫問螽於仲尼之後隙地以下則追

序往事傳意所主在丙申圍宋師故載之十二月螽之後其言向巢伐鄭者因追序

遂云不以為義例妄矣

經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註杜書取覆夏許男成

卒註杜無傳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註杜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夫

而稱子以告令諸安衡案吳楚皆僭稱王春秋書楚子者非一豈皆去僭號稱子

侯故史承而書之註而後書之哉戴記云春秋書吳楚之卒而不書其葬葬必稱

諡彼既諡某王從之則非禮改書某公則不信故不書其葬然則吳楚

書子者正其名也非彼自去僭號也杜謂經皆從赴告故為此說謬矣楚公子

申帥師伐陳註杜無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註杜無傳晉魏曼多帥師

侵衛註杜無傳葬許元公註杜無傳九月螽註杜無傳冬十有一月有星孛

于東方註杜無傳平日眾星皆沒而孛盜殺陳夏區夫註杜無傳書盜

有二月螽註杜無傳前年李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安衡案周室雖衰猶

各國自造歷故隱元年傳註失閏至此年故復十二月螽實十一月

曰春王周正月杜注非也傳十三年春宋向魍救其師註杜救前年鄭子賡使徇曰得桓魋

上五傳昇昇卷之二十四

者有賞，黉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岳，獲成，謹郟延。

杜二子宋大夫以六

邑為虛。

杜空虛之各不有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

杜公平

周卿士也，不書尊之不與會。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

杜隧道也

疇無餘，謳陽

自南方。

杜二子越大夫

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

自泓上觀之。

杜觀越師，泓水名

彌庸見姑蔑之旗。

杜姑蔑越地，今東陽大末縣

安馬宗

彌庸父之旗，如晉趙鞅、欒、欒、之類，有表識者，故見而知之。衡案：馬謂姑蔑旗名，果爾。下文云：吾父之旗也。此當云：姑蔑而言姑蔑之旗，則謂姑蔑人所建之旗。杜注是也。

曰：吾父之旗也。

杜彌庸父為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旌旗。

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

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

杜屬會也

王

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

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

杜地守，故不獲丁

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

杜惡諸侯聞之

自剄七人於幕。

下。杜以絕口

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

杜爭歃血先後

吳人曰：於周室

我為長。

杜吳為大伯，後故為長

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

杜為侯

趙鞅呼司

馬寅。

杜寅，晉大夫

曰：日旰矣。

杜旰，晚也

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

杜大事也

二臣，鞅與寅

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

曰：肉食者無墨。

杜墨氣，色下

安陸祭云：韋昭曰：墨，黑氣也。衡案：喜氣發揚，則顏

岐亦訓墨為黑，韋昭是也

今吳王有墨，國勝乎？

杜國為敵所勝

大子死乎？且夷德輕。

不忍久，請少待之。

杜少待，無與爭

乃先晉人。

杜盟不書諸侯，取之故不錄

安衛案：吳人將以

公見晉侯，則待魯以屬國。子服景伯辯之，始能免之。而

又執景伯以泄其忿，屈辱已甚，故經諱而不書盟矣。吳人將以公見晉侯。

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

杜伯王，官伯

侯牧，方伯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

杜伯諸侯長

自王以下，朝聘

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

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

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杜半邾三百乘

而如邾以事晉杜如邾六百乘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

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杜謂景伯欺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

也立後於魯矣杜何景伯名將以二乘與六人從安衛案六人謂從者一車三人故二乘六人

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安正義

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且祭禮終朝而畢無上辛盡於季辛之事景伯以吳信鬼

皆虛言以恐吳耳陳樹華云據正義則先王似當作先公惜石經殘缺家語載此事

亦作先王王念孫云作先公者是也今本作先王者後人依家語改之耳宣五年正義引此正作先公

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杜有職於祭事自襄以來未之改也杜魯襄公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

然杜言魯祝宗將告神云景伯不會坐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

何損焉大宰詔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杜適爲惡名不如歸

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杜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魯大夫舊相識

曰佩玉綦兮余無所繫之杜綦然服飾備也己獨無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安陸案云綦垂也

不引此傳廣韻綦垂也綦垂同音音同則義通訓垂似長杜一盛器

也睨視也褐寒賤之安王引之云喪大記食粥於盛對曰梁則無矣麤則

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杜軍中不得出糧故爲私隱庚西

不與士共饑安正義庚在西方穀以秋熟故以庚主穀癸在北王欲伐宋殺

其丈夫而囚其婦人杜以宋不會黃池大宰詔曰可勝也而弗能

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杜終伍員之言

左傳輯釋卷二十四終

